

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经济学谬误

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

〔加拿大〕约瑟夫·希斯（Joseph Heat）／著 余隼／译

✕右翼观点

资本主义是社会的自然秩序？
任何减税政策都有益？
个人责任能解决任何问题？

左翼观点✕

可以合理地操控价格？
不该疯狂地追求利润？
不患寡，只患不均？

作者为畅销书
《叛逆国度》
的合著者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经济学谬误

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

〔加拿大〕约瑟夫·希斯 (Joseph Heat) / 著 余隼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谬误：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 / (加) 希斯著；
余隽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2

书名原文：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ISBN 978-7-5155-0938-9

I. ①经… II. ①希… ②余… III. ①经济学—通俗
读物 IV. ①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434 号

Copyright:© 2009 BY JOSEPH HEA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CANAD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经济学谬误：为反资本主义者所著

作 者	[加] 约瑟夫·希斯
译 者	余 隽
责任编辑	柴 桦
特约编辑	余 莹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38-9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22699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Introduction

在我读中学时，《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上映了。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他们也很难明白这部电影给科幻小说带来的深刻变革。我至今记得当时看到未来之城“圣天使”的全景时那种惊异的感觉。城中，一座摩天大楼的整个墙面镶着一块巨大的屏幕，屏幕上在播放广告，一个微笑的日本女人正在倒药片。庞大的飞船在夜空中游弋，刺眼的探照灯和声响愈发大的宣传催促着人们移民到外太空（表面上是诱惑人们出去，其实就是驱逐）。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原来，那是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未来的世界还会有广告，而且更糟的是，未来世界的广告可能比现在还多。未来会有核屠杀？当然，人们都认为未来会有灾难性的核战争。可是广告？人们可没那么想。现在看来，广告确实更加泛滥。

对未来世界反乌托邦式的想象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科幻小说。《银河战星》(*Battlestar Galactica*)发生在机器人变节导致人类几乎灭绝之后；《太空：1999》(*Space: 1999*)讲述的则是一场灾难性的爆炸将月球撞出轨道后发生的故事；《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其实就是发生了似乎不可避免的核战争后又繁衍了几代的地球的故事。然而无论这些前景多么令人沮丧，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世界里，我们不需要再做买卖了。资本主义连同其所有花哨的装备只是进入更高级文明程度前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早期的《星际迷航》(Star Trek) 系列中, 资本主义被描述成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始阶段, 因而直接被摒弃了。这营造了一些喜剧效果。例如, 一些企业成员被送到一个较为落后的星球上, 当地商人向他们要某种叫“钱”的东西时, 他们常常不知所措。我们看到的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场景是在《星球大战》(Star Wars) 第一部中, 欧比万·科诺比大师 (Obi-Wan Kenobi) 和韩梭罗 (Han Solo) 就千年隼 (Millennium Falcon) 17,000 “信用值”的租用价格达成一致。但即使是那时, 在著名的银河系恶棍聚众喝酒密谋的摩斯艾斯雷酒吧里, 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被忽略了。酒吧里不仅没有广告, 而且没有品牌。这些电影引导我们相信, 在未来, 我们会只喝普通的老啤酒而不是杰迪莱特 (Jedi Lite)。

这些细节的忽略是当时科幻小说的普遍特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科幻小说家们都没有预计到这两点:^[1] 一是信息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机械技术的发展才是推动人类社会改变的最强力量: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机器人而不是电脑。二是人们认为市场会消失。没有人相信到了 21 世纪我们还会生活在老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社会将是某种后匮乏的社会主义时代, 而不是信息化的超资本主义时代。

那时, 人们很难相信到了 21 世纪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而更难相信的, 是我们还在对市场利弊进行和以往一样的种种讨论。确实, 如果考察一下卡尔·马克思去世时这种讨论根状态, 再把它与现在的讨论比较一下,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讨论根本毫无进展。与一百年前相比, 人们现在更依赖于市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现在更喜欢市场。

那么,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始料未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延长呢?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曾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发表过如下观点: “从理论上说, 没有人喜欢这种经济形式, 但实践中它可

[1] 迈克·普劳斯: 《旧观念不可能永远束缚我们》, 载《金融时报》2001 年 1 月 6 日, 第 22 页。

以满足最多的人。”^[1]这种论调的背后是人们熟知的经济的增长和物质匮乏程度的降低。人们不喜欢市场经济，却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可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忧虑和怀疑也一直存在着。最近，一项由道德心理学家做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商家在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涨价是不道德的（比如，下雨天雨伞卖得更贵）^[2]。但由于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好处，所以，这种道德直觉只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们要考虑的某种公共关系问题而已。

事实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反资本主义的道德直觉，即使不明显，也暗藏着。

因此，迎合大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结总是能赚到大钱（好莱坞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遗余力地美化“美好的旧日时光”，那时生活的内容不仅仅是金钱）。谁愿意顶着公众舆论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可能经济学家们对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思潮发起的对抗是最为持久的。人们对市场不满只是因为不了解，解决办法无非是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开设更多的经济学课程。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最近提出：选举时应该减轻那些缺乏经济学基本常识的选民选票的分量。^[3]因此，经济学 101 就有了神圣的地位，这门课程介绍的是一种“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可接受的妥协制度，而且是所有可能的社会形式中最好的一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上大学，也不是所有人都修了经济学 101 这门课。那些没有获得经济学知识的人可以阅读书架上满满当当的“热门经

[1]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修订版），剑桥：里弗塞德出版公司，1956 年，第 85 页。

[2] 马克·豪瑟：《道德心理》，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2006 年，第 92～93 页。

[3] 布赖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7 页。

济学”书籍，比如《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隐蔽的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cs*)或者《赤裸裸的经济学》(*Naked Economy*)。这些就是穷人的经济学教程。每本书都介绍这种“模式”，有的介绍全部，有的介绍一部分。那些没看过教科书的人大可以看看这些书。

但我这本书有所不同。我没兴趣向任何人灌输私企的益处，我也不打算谈及自由贸易所创造的奇迹和政府干涉的罪恶。其原因主要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忧虑，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比目前的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形式。

然而，对我来说经济学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同样重要。而且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的经济学还学得不够。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主流”经济学了解得很清楚，但可能是由于他的影响力，很少左翼的或“激进”的理论家们能做到这一点。可能人们一直希望资本主义很快消亡，这样，就不必学习李昂蒂夫(Leontief)的生产矩阵理论了，也不用学习分离超平面定理或其他一些理论规则。经济学家们坚信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牛奶的定价。

这会导致两个糟糕的后果。首先，大多数左翼理论家很难发现右翼人士提出的一些论点是垃圾，而这些论点是经常被用来说明右翼观点的。例如，反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常见的观点是这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促进就业，而制止气候变暖将导致失业。这就是所谓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前提不能使结论令人信服。然而环保主义者并没有嘲笑或者指控这种论调，他们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考量。（“避免气候的不稳定也会带来益处啊！”“发展新的绿色科技也会带来就业机会呀！”）结果，经济学成了一顶魔术帽，右翼人士可以在其名义下为自己喜欢的任何政策寻求支持，即使是在该政策与经济学原理不符的时候（目前最好也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一些人鼓吹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误论调，是他们为了不想缴税而顺口编造的谎言。我有时在想，这些人晚上会

不会失眠，会不会对这种他们强加于经济学扫盲事业的障碍感到内疚）。其次，大多数左翼经济学文盲怀着良好的愿望，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宣传和鼓吹一些根本不会成功的，或者根本不可能惠及他们想惠及人群的计划和政策。例如，由雷米·克兰（Naomi Klein）和艾维·刘易斯（Avi Lewis）拍摄的纪录片《接管》（*The Take*）描述的是阿根廷的工人合作社。尽管题材很感人，有些场面令人印象深刻，但影片实质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她们甚至没有说明这种合作社的构成和资金来源，更没有提及以这种方式形成的经济实体是怎样运作的，而是直接提出这是一种“新的经济”，是一种“能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观看这部电影时人们可能不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讨论合作社的大量经济学文献都对以这种方式构建经济形式的可能性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这些文献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所著，有的是非社会主义者所著。克兰和刘易斯可能根本就没去过阿根廷，她们只是从本地的图书馆寻找资料。糟糕的是，她们过分陶醉于这种行动派气质：接管工厂，对抗警察，等等……以至于根本没有思考这些人是否只是在做不可能的事。

左翼人士在面对经济学问题时的一个通常反应就是转换话题。例如，有一个反对纸张循环利用的经济学论点。^[1] 人们认为回收是“节约树木”，但事实上效果恰恰相反。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牛？因为人们吃牛肉。不仅如此，世界上牛的数量和人们吃牛的数量有精确的函数关系。如果人们少吃牛肉，那么牛的数量也会减少；树木也是同样的情况。“年代悠久”的树木是不会用来做纸浆造纸的，用来造纸的树木都是些经济作物，就像小麦和玉米。我们可以通过多消费纸张的方式来增加树木的栽种量。此外，如果把用过的纸张倒入废弃的矿井里，我们实际上做了碳的回收工作，从空气中吸纳碳，然后埋在地底下。这正是我们为抵御全球变暖所作

[1] 史蒂文·兰兹伯格：《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纽约：自由出版社，1993年，第225～226页。约翰·凯：《在蓝盒计划之外考虑回收利用》，载《金融时报》2004年2月25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大多数没用过的纸都产自没什么其他经济产业的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

的努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回收纸张都对地球环境不利。回收铝是有意义的，因为有利可图，可干吗要回收纸张呢？

也许有人批驳过这个论点，但迄今为止我没看到。大多数环保主义者所强调的是短期内纸张回收能降低森林砍伐，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长此以往，人们将失去重新造林的动力。所以他们经常转移话题，谴责树木栽种导致作物单一，批评伐木业，或者抱怨消费社会的浪费。很显然，在“经济学”理论的反驳下，他们无法通过直接的有说服力的推理来为这种行为辩护。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相反的论点——虽然我从没听到过——我所听到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巧妙转换话题的方式罢了。

“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的研究都充满了更多的谬误。”这是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经典作品《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中开篇的句子。这部著作至今仍有较高的价值，比起1946年首次出版时毫不逊色。^[1]这个事实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中智力发展的可悲状态。黑兹利特的这本书讨论了二十多个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论点，这些论点都是以各种经济学谬误为基础的。这本书读起来令人沮丧，21世纪的读者依然对其中的大部分论点耳熟能详，因为多年来，人们对这些论点的兴趣几乎从未减少(不过其中一些主要和农产品价格相关的荒谬主张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你想知道在经济学中哪个方向是正确的，哪个方向是错误的，那么黑兹利特的这本书是必读的。当然它也有瑕疵，其最大的问题在于，黑兹利特是一个不合格的自由市场经济拥护者。如果任何人对一手遮天的资本主义的益处怀有丝毫疑虑，他就认为此人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或者根本就是傻瓜。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嘲弄那些对市场运行机制抱有合理的道德上的“忧虑”的人。

这样，他没能重视人们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合理怀疑，因此，任何确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所怀疑的人也不可能会太注意他书中的论点。

[1] 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第3版)，纽约：三河出版社，1979年。

把别人深信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德信仰当成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或者是纯粹的愚蠢，别人当然也不会有心情去接受他的论点，更不会愿意去思考那些深奥的经济学推理。然而一次又一次，这种嘲弄成为他的修辞策略。

大部分推广经济学的人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经济学家经常抱怨不懂经济学的人太多了，然而，当 they 与这些业外人士沟通时，他们又完全不尊重这些读者，尤其是这些读者的道德感情，所以他们往往徒劳无功。在读这些热门经济学读物时，人们常常会感觉是有人向他们销售了一种令人讨厌的货物。

这是很糟糕的。要知道，正是由于忽视了人们潜在的道德顾虑，黑兹利特诊断出的这些谬误才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他所痛斥的大部分经济手段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然而在展示这些手段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同时，他没有对那些潜在的道德顾虑予以尊重和承认，而是对两者都进行大肆的嘲笑。结果沟通当然完全失败。人们不接受这些论点，因为他们认为其前提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是令人厌恶的，更遑论整个推理的过程。就这样，谬误继续荼毒下去。

我可以大胆地说，一般人对于经济运行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或离错误只有一步之遥）。因此，人们都认为经济学家是怪物。毕竟，经济学家们读晨报时总会发现至少三四处刺眼的经济学谬误，即使是商业版也不例外，这种发现确实会让他们抓狂。一些记者、政客或者说客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常常是错误的。他们总是把自己所反对的政策的成本累加起来，而完全忽视可能的收益，然后宣称这是无益于社会的。我把这称为“只计成本、不计收益”谬误。

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吸烟的“成本”的问题。通常，一些积极的反吸烟分子总是累加以下成本：由于疾病和旷工造成的工资损失，为治疗吸烟所带来的诸如肺气肿、肺癌、心脏病以及各种血管机能失调疾病而花在公共医疗系统上的成本。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绝对基本的原则：每个人最终都会由于某种原因死去。这一原则直白地说明了人不是这

样死去就是那样死去。那些不死于肺癌、心脏病的吸烟者，必然会死于其他原因。无论这个原因是什么，它都有可能要昂贵得多，毕竟肺癌是不治之症，心脏病则会更快地走向死亡。经过片刻的思索，我们可能会认为吸烟者为我们的社会省了不少钱。正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会得出相同的结论：1995年，一个分析家总结认为每个普通吸烟者每抽一包烟给社会带来的净收益是30美分，这甚至还没有把缴纳的税算进去。^[1]

过去，验尸官常常按“自然原因”对死亡进行分类。例如，1655年英国出台的一个著名的《死亡法案》就列出了五花八门的死亡类别如水肿、“肺栓塞”、“淋巴结核”等来描述各种死亡原因，还包括“死于街头”或“老死”等。^[2]可是如今人不仅会死于街头、老死，还会因各种疾病身亡，因此每当我们除去某些死亡原因（如瘟疫、小儿麻痹症、肺结核、霍乱）时，其他原因的致死率就会上升。可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

例如，环保主义者往往认为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里急剧上升的患癌几率预示着迫在眉睫的灾难。然而患癌几率的上升和人类平均寿命的迅速增长是相一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患癌几率的上升是因为人类寿命变长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人一定会得癌症的，因为细胞内的错误被复制得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死于癌症”在医学上就是“死于高龄”。整个患癌几率的上升只是因为人们活到了会得癌症的年龄。导致人们死亡的原因已不再是过去令大多数人死亡的原因。

我很想倡导不使用安全带，因为这会致癌。我相信能找到支持这一论点的数据。在过去的30年中，因为机动车的安全性增加了，加拿大机动车死亡率下降了近一半。结果，这些人当中有的就得了癌症，所以患癌（或者是糖尿病、心脏病或其他什么病）几率的增加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我说新

[1] 吉珀·维斯库斯：《香烟税和吸烟的社会后果》，载詹姆斯·波特博编辑《税收政策和经济》（第9辑），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51~101页中的第75页。

[2] 康纳雷斯·瓦尔夫特：《早期死亡记录》，载《皇家历史协会的记录》（第7卷），1878年，第212~248页中的第230页。

的安全带法律的出台和患癌几率的上升相一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不是在挑环保主义者的错。有些癌症确实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就像其他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农民一样，我叔叔在大量喷洒除草剂时甚至不戴手套，面具就更不戴了，这（再加上每天抽三包烟）无疑导致他后来死于肺癌。但是，把整个患癌几率的上升归罪于“化学产业”和其他有害环境的行为，就犯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性错误。当然，这一谬误和“经济学”无关。只是由于经济学家们的专业素养，他们非常善于避免这一类的混淆。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基于某种混淆和这种混淆可能带来的谬误展开的。上半部分是关于“右翼分子喜欢的经济学谬误”——也就是一些保守分子经常兜售的论点，这些论点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们喜欢这些论点可能推导出的结论。下半部分是关于“左翼分子喜欢的经济学谬误”。

对经济学最糟糕的误读是认为它只和钱有关。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得以脱颖而出，与其说是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如说是由于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些建立社会互动模型的方法，他们得出了有益的深刻结论。这种方法在无关买卖的其他社会领域也是可以运用的。交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很多人似乎觉得驾驶使我们能理性地考虑效用最大化。我曾经打算写一本叫做《在车流中我学会了所有需要了解的东西》的书。这当然有点夸大，但是我确实学到了和“社会”有关的四个重要观点，这是应该经常记在心里的：

1. 人们并不愚蠢

我们很容易忘记地球上其他人和我们一样聪明。当你空坐着想点小计划、耍点小阴谋时，请记住其他人也正忙着同样的事。他们可能计划得并不周详，但他们还是在计划，所以为了实施你的计划，你得把他们的计划

考虑在内。经济学家称之为**战略**层面上的社会活动。

例如，想想在拥挤的车流中人们是怎么做的。你在自己的车道上一点点地向前移动，进展缓慢。这时，你旁边车道的车开始快速移动，曾在你后视镜中的卡车迅速地超过你，你会怎么做？当然是换车道，换到车流更畅通的车道上去。

这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你不是路上唯一想快点回家的人。实际上，你前面后面的所有人都想早点回家。就像你一样，他们都注意到另一条车道较通畅。每个人都有换车道的动机，但如果你前面的人换了车道，你这条车道上的车流就会加快。所以你有两个选择：换车道，或等着你前面的人换车道。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你的车速都会增加。（一般而言，人们可以预计所有车道的车速都是一样快的，理由同人们可以预计所有超市交款处排的队都是一样长的。）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你是否想进入较快的车道，而是你愿意换几次车道。换车道是很危险的，其危险程度取决于你不想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有位经济学家^[1]发现了这一状况，并提出了如下建议：如果你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车，那么就换车道；如果你开的是一辆崭新的梅塞迪斯，你最好是按兵不动，让你前面的人去冒出车祸的风险。

2. 保持均衡的重要性

由于经济学家们对社会互动的战略层面比较关注，所以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他们对单纯的行为模式或数据的相互关系不太感兴趣。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均衡**——一种不易改变的结果。人们根据环境调整自身行为，所以不能只根据他们现在的行为来推断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必须弄清楚他们会如何应对变化（以及这一应对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变化等）。

没有考虑到这些反应是一些国家政策失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每当我

[1] 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学家的儿子。见大卫·弗里德曼：《隐藏的持续》，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1996年，第10～11页。

停在红灯前等待左转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几乎不再在黄灯时左转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在我小时候，红绿灯的切换模式很简单。一个方向的红灯亮了，另一个方向的绿灯马上亮。因此闯红灯很不明智，因为你很有可能被另一个方向的车辆撞到。在这套模式中，黄灯就是黄灯。现在（至少在我居住的多伦多），模式却不同了。当一个方向的红灯亮了之后，另一个方向还会保持两秒钟的红灯，不会马上变成绿灯。

我可以想象这个计划是如何出台的。某个怀有善良动机的官僚，看到十字路口撞车事故的数据后，想到人们如果有一个冷静期来适应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会比较好。因此下令两个方向都必须保持红灯数秒，这样，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然而这一举措的效果并非如此。司机们知道红灯亮了他们还有两秒钟时间，于是就把黄灯当绿灯，把刚亮的红灯当黄灯。换句话说，均衡被打乱了。其结果就是闯红灯的数量急剧上升（当然就不可能在黄灯时左转了）。

由于没有预计到均衡中的变化，这一举措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任何益处了，而且可能使事情更糟。这都是因为该官僚没有认识到人们会根据政策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者们都会犯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常见错误（有个有趣的术语可以描述这种情况：**参数思维**，或把社会环境看作是外因恒定的）。不论你怎么看待经济学家——喜欢或讨厌——他们都是最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人。

3. 每件事都不是孤立的

如果你听经济学家们讲话，他们在回答问题时最常用到的一种说法是“这要看情况”。并不是他们闪烁其词，而是很多问题的答案确实取决于许多其他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其他事情。对这一事实，经济学家们比很多人都更加警觉，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庞大系统。

因此每当我们要考虑所发生事情的影响时，必须往回想得足够深入。

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只考虑眼前的影响，不考虑这些影响会带来的其他影响。以“诱导交通”为例，如果你问一个交通规划者城市道路网络是否“有足够的容量”，答案将会是“这要看情况”。如果保持车流量不变，减少道路数量，那么道路系统容量就会降低。但是，减少道路数量是否真的会影响到道路容量取决于车流量是否保持不变。

1989 年的地震毁掉了旧金山内河码头的高速公路，当地居民决定不再重建。规划者们密切关注车流会走的其他线路，但是他们却发现车流消失了。与最初的预计相反，在河湾地区没有出现任何的拥堵纪录（1973 年，纽约的交通部准确评估了曼哈顿西区高速路坍塌后的状况，发现 93% 的车流消失了）^[1]。

这些观察到的数据表明，任何时候的车流量都是均衡的一部分，取决于很多因素。拥堵是其中之一。对（无需通行费）的道路，人们使用时付出的是“时间”（就像人们排队买低价商品一样，如演唱会门票）。随着经过这些道路所需时间的增加，有更好选择的人们就不会再走这些路，他们会重新安排时间，一趟做几件事，使用公共交通，或者走其他的路（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会选择住在离工作地点近、购物和交通较方便的地方）。这样，增加道路容量“吸引”了车流。降低道路的拥堵程度，实际上鼓励了人们开车，引导人们住在离工作地点更远的地方等，而这又会使道路变得和原来一样拥挤。

但如果在公共交通上砸很多钱又会怎样呢？这也不可能解决堵车的问题。如果因为公共交通方便，而且政府又发放补贴，于是更多人选择公共交通，那么道路就不会那么拥挤，从而降低了驾驶的“成本”。如果道路变得通畅，那么更多人会选择开车（或者原本驾车的人会开得更频繁）。只要道路是免费的，这个循环就无法打破。

[1] 安德鲁·杜安伊、伊丽莎白·普拉特·兹伊贝克、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纽约：北角出版社，2000 年，第 90 页。

4. 有些事情要累加起来进行思考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服装公司的广告，一群衣着时髦的抗议者挥动着牌子，要求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良，包括要求“更多的绿灯”。我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虽然我像其他人一样讨厌红灯，但毕竟我这个方向亮绿灯就意味着另一方向亮红灯。增加绿灯不仅在实践中不可能，在理论上都不可能。当然，这种**提议**仍然令人向往。

如果这种想法显得无情，那么应该注意到，很多人在经济中寻求与更多绿灯相同的东西。他们没有认识到事情要累加起来看。红绿灯的总量一定是相同的，因为某人的绿灯正是另一个人的红灯。做买卖也是如此。每当有人卖东西，必然有人买东西，因为要卖东西就必须**卖给**某个人。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热门评论中有很大部分忽略了这一基本等值关系。

例如，人们可以花费超过其收入的钱（因此负债），而社会却不行。因为一个人在花费正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因此 GDP——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按两种方式计算：一种是累加经济活动中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一种是累加所有的收入。倡导年度不消费日（Buying Nothing Day）的积极分子们常常忘记这一事实。减少一天的消费量不会降低总消费额，同时减少一天的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1]想要只通过少花钱来降低消费额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这种等值关系有时候是很令人迷惑的。例如，谈到缴税时，人们常常忘记——除了遗产外——他们会花掉自己所有的收入。“消费税”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人所得税，只有储蓄部分是免税的。当然这种免税并不是真正的免税，只是一种延缓，毕竟除了遗产外，人们最终会花掉所有的积蓄。然而，当加拿大保守政府最近降低 GST（加拿大的“增值”消费

[1] 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叛逆国度》，多伦多：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2001年，第112页。

税)时,一些评论家,甚至是那些为高端报纸撰文的评论家们,都认为这只对那些想买像小轿车那样的大件商品的人有益,其他人如想获益得降低个人所得税。

这可能成为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很好的论据,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你是花 10,000 美金买了一件大宗商品,还是花 10 美元买了上千件小东西,消费税都交得一样多。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几年前,我买了一辆新车,交了 8,000 美元的税。看着发票,我不禁惊叹:“上帝啊!”实际上,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无论以何种方式,这笔钱都会缴给政府的。如果我没买这辆车,也会买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而购买这些东西的税率和购买车的税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缴税大惊小怪,而应该像禅师般镇定。

我得说我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可能会使有的人好受一点,也使得我可以自由地对“经济学家们”的想法做出大胆的总结(我在哲学系工作,有时,人们称之为“空中楼阁式思考系”,而这正是哲学家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之处)。我希望读者对此少安毋躁,并且明白相关的限制和附加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有相同想法,都支持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我所批判的一些观点在 20 年前更为热门,以及业内常有激烈的辩论等等。

还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不仅不是经济学家,而且没受过专业的训练。本科时,我上过经济学 101 的一般课程,但毕竟只上过几次课。我不太喜欢授课老师。后来,当得知考试题是由与课本配套的软件编出的多项选择,我就再也没去上了。于是我的正规训练到此结束。从那以后,我一直在阅读相关书籍。另外,高中以后我就没上过数学课了,虽然学过微积分,但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提到这些不是为了削弱读者对书中论点的信心,而是为了说明要懂